

简极则真，拙里见性

——李晓恒书画中的文人意趣

○袁永宏

李晓恒的书画作品，以极简的笔墨、率真的意趣，在传统文人画的脉络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之路。他的作品不尚雕琢、不求形似，却寥寥几笔直抵人心最柔软、最本真的角落，洋溢着当代文人的通透与哲思。

他的书法拙朴率真，与其画作意趣一脉相承，是艺术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以对联《永守真如性，宏通无碍心》为例，以楷书为骨，却毫无馆阁体的刻板。笔画间融入行草的意趣，起笔收笔随性自然；结构不求四平八稳，反见孩童般的天真与拙趣。

在人物绘画创作中，李晓恒深谙“以少胜多”的东方美学精髓。这幅红衣高士，闭目端坐，茶书相伴，背景疏林淡染，一派宁静。他不以写实刻画五官，而用朱砂红的大色面概括出人物轮廓，色彩对比与水墨晕染相得益彰。人物的安详神

态，借由松弛的姿态、微闭的双眼与舒展的面部线条传递出来，营造出“无事小神仙”般的悠然与禅意。

《降妖除魔保平安》中的钟馗，则呈现不同的气象。钟馗自古为万应之神，镇邪纳福、护佑众生。李晓恒这幅画作纯用水墨勾勒，衣袍的阔大笔触与面部的精细刻画形成鲜明对比。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将钟馗刚正威严的气质刻画得入木三分。画面题款与笔墨相融相生，线条沉重老辣，寄寓着世人驱邪纳福、安稳顺遂的纯粹祈愿。

《这漫天飘舞的精灵便是我内心世界的轻盈》中的现代仕女形象，更跳出了传统范式。全画以浓墨泼写衣袍，几乎不见细节，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仰望的侧脸轮廓。大片的留白与题字，使画面充满诗性的张力。题句“漫天飘舞的精灵便是我内心世界的轻盈”，将画中心思

绪引向画外，水墨的朦胧感与人物内心情感高度契合，展现了他对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敏锐捕捉与诗意表达。

李晓恒的书画作品，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。无论设色还是水墨，他都追求最本真的表达——色彩明快而不俗，水墨淋漓而不浊，删繁就简，直取核心。从禅意高士、民间神祇到现代仕女，题材跨度虽大，内核始终围绕“人”的精神世界，传递出对安宁、正气、自由、随性等“普世价值”的向往。作为诗人，他画作中的题款，无论是诗意还是大白话，都与画面共同营造意境、点明主旨。书法的拙朴与绘画的简远相得益彰，营造出浓厚的文人气息。

李晓恒的书画，贵在一个“真”字。他不迎合、不造作，以逸笔写真心，用简远的画面，褪去匠气、坚守本心，传递出当代人内心深处对宁静与纯粹的渴望。

做风筝

○余史炎

小时候，风筝是自己做的。现在，风筝不用自己做了，随便花十块钱就能买得到一个适意的风筝。

前两天，女儿说幼儿园里老师要求家长给孩子做一只风筝，而且是必须的。现在的幼儿园就是事多，我自己常常对于这些要求是不甚耐烦的。哪里去找小竹片，哪里去找较薄的风筝纸？可是，这是女儿要的，我可不能让孩子失望。

晚饭后，我开始寻找适合做风筝的材料。住在城里，有时候确实不如乡下方便，要找根小竹子都难。找来找去，最终还是发现躺在书架旁的小风车——这是妻子帮孩子做的。风车柄就是一根竹子，刚好凑合着用来制作风筝骨。

我拆了小风车，找了把小刀，将竹子破开，认真地削起竹片来。因为竹子不长，所以也只能做个小的。纸呢？报纸吧！这也是废物利用，自己觉得是个好主意。其实小时候，竹子是不难找的，只要跑到溪边或者山脚下就能得到。报纸倒是稀有之物，一般得村里书记家、主任家，或

者卫生站里才有。而且，他们不一定肯给你。现在不同，我家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旧报纸。时间，总会使某些事变得不一样，而我做风筝却没有太大的差别。

先用毛线测量一下风筝骨，再用它绑好框架——鲤鱼的模样，摆好报纸，照着骨架用剪刀裁好纸……一步一步风筝基本成型。女儿看了又看，说这是什么，什么也不像。还缺点什么呢？我找了一张红纸，裁出两个小圆形，还有三个三角形。分别将它们贴到相应的位置上，做鱼眼和鱼鳍。女儿充满疑问，好像在说这什么都不像。我也开始有点不耐烦起来，但还是为风筝绑好提线，贴好尾巴。

眼前，俨然是我童年的风筝——简单，却让那时的我感到兴奋和满足。我看看女儿，女儿似乎感到不满意。或许，这风筝实在不漂亮，它满身是油墨的痕迹，没有华丽的衣裳，更没有卡通的活泼。

女儿瞟了风筝一眼，说：“这风筝是放不起来的！”

“应该能放得起来！”我仿佛已经不够自信。

“它太小了！”女儿又给出了一个理由。

我解释：“小才可爱啊！你要带去幼儿园才方便啊！”

她已经找不到一个理由来表达自己对这风筝的不满，不再回接我的话语。我也不再去要求她接受我的风筝，这风筝只能属于我的童年。

第二天早上，妻子让女儿把风筝带去幼儿园。女儿却说：“老师说爸爸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不用带！”这与她之前所说的“一定要做”完全不同。她实在是不喜欢这只风筝。

现在，风筝被丢在客厅的角落里。它在那里，让我感觉很遥远，像村旁的田野一样开始模糊起来。我没有责怪女儿，也不责怪自己。女儿有她自己的看法，她与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

我做的这只风筝，也只能属于我奔跑着而又逝去了的童年。

蝶韵初心

○李晓娜

蝶翼无声，却飞越了悠悠岁月；
他一生逐梦，不负热爱，也不负岁月馈赠。
热爱无言，却让我深深明白：所有热爱，最终都要归于传承。

我记得自己捉过的每一只蝴蝶。“哎呀，说起这些蝴蝶，几天几夜也说不完。”“这些可都是宝贝啊，它们沿着悬崖边飞，当时捕到有多难啊。”每次聊起蝴蝶，说起年轻时的捕蝶经历，88岁的爷爷眼睛里仍旧闪着光亮。

爷爷是爸爸的二伯父，1958年考入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专业，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卫生系统，研究鼠类生态与防治。从我记事起，爷爷每年都会回乡，来时总带着玩具和零食，我童年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家里堆着他带回来的、永远看不完的小人书和连环画。如今爷爷年事已高，实在经不起长途奔波的劳累，家人团聚这件小事，反倒成了萦绕在所有人心的牵挂。春节前一周，我们坐上了开往兰州的高铁。

在家闲聊的时候，爷爷对当年的选择始终无怨无悔，他说：“当年兰大招的是国家需要的科研人才，和普通的技术人才不一样，西北需要我们，我就来了。”爷爷说他从高中起就热爱昆虫，在兰大读书时，生物系的王老师是他的昆虫学

老师，也是他的启蒙恩师。参加工作后，爷爷每年都要出野外做鼠类调查，工作17年后的一次偶然，让他成了那个一辈子追着蝴蝶跑的人。当时宿舍院子的花园里蝴蝶很多，同事抓来请他辨认，他就此开始研究蝴蝶，没想到越研究越痴迷。可研究蝴蝶并不是爷爷的本职工作，所以他只能利用出差的工作间隙、别人休息的周末，自掏路费，背上捕蝶工具，辗转甘肃、四川、广西、云南多地采集。爷爷说，只要是热爱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一晃40年过去，每一只自己亲手捉到的蝴蝶，爷爷都记得清清楚楚；翻着贴好标本的蝴蝶相册，爷爷总能打开话匣子滔滔

不绝。

时光匆匆走，岁月染白了鬓角。当年远赴西北的热血青年，如今已是耄耋老者。世人大多到了老年就爱惜、珍藏自己半生所得，爷爷却做出了最动人的选择。2021年9月，爷爷将自己毕生采集、研究、珍藏的1000多只蝴蝶标本，无偿捐赠给了母校兰州大学，那是爷爷半生的热爱、半生的收藏，他就这样慷慨馈赠给了教育事业。这次我们提起捐赠的事，爷爷说，兰大是他的母校，他对学校、对老师都感情深厚，可以说，蝴蝶本身就是老师带给他的启蒙，引导他走进热爱的天地，现在他把这些蝴蝶送回母校，捐给母校，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。

蝶翼无声，却飞越了悠悠岁月；他一生逐梦，不负热爱，也不负岁月馈赠。热爱无言，却让我深深明白：所有热爱，最终都要归于传承。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大爱能越山海阻隔。爷爷用半生践行初心，把个人的热爱融进了时代需求，把半生的珍藏献给了公共教育。这份精神就像一只翩翩彩蝶，跨越时光，飞向更远的未来。

溪涧放筏人

○罗星

这明山秀水间的石窝儿，就像光鲜靓丽少女腮边的小酒窝儿，满溪笑语盈盈，犁波戏浪，全部进入画中的世界。

在我老家闽西未通公路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山里的木头要运出去，就得靠水路运输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公路渐渐通达，但尚未全面通达，就得短途放筏运木。需借水放木的地方都是交通落后的山区，除了肩抬背扛搬到山口外，就得借助汛期洪水上涨时放水下水。借水放木有两种：一是漂放散木，二是扎成木筏，由人撑篙运送。木料必须是晾晒干了的杉木，体积小，材质松，浮力大。人们把砍倒的杉木，剥去树皮，待晾晒后再劈去枝柯，锯掉树梢，然后由人工扛到山口，在溪边平地，先用两根粗壮的杉木当枕木直放于地，然后把齐长的杉木排放在枕木之上，再叠放两根枕木，接着往上码成堆，使其通风透气，继续晾晒，待夏秋汛期。

汛期一到，农家青壮男子就要下水干活。他们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后来有了塑料雨衣。他们把一根根木头推入水中，任其漂流。沿溪两岸水边，间隔站着撑筏人，他们都把裤腿挽到大腿根，避免湿了衣裤。每人持一篙，篙头安有鹰嘴一般的铁钩。木头一旦被洪水冲歪打横，撑筏人就用竹篙一啄，篙头铁钩只叮住木头表皮，可拉可推，把歪斜挡路的木头拉开，确保水路畅通。若遇到拐弯浪急的河段，木头瞬间被洪水拱得横七竖八乱成一堆，就得靠大家，你一篙他一钩共同解围，疏通河道。把一批散木漂流到下游临近公路的河湾，放筏人就有意识地把几根木头打横放歪，用来拦住其他木头的去路，然后把一根根木料，拉到河湾的浅滩处，起木上岸。原本一人可以扛动的木头，一经泡湿，重得需要两人抬，再扛到公路旁的坝子上，仍然横枕竖排堆放，待干后由卡车拉走。

若长途运载木料，就得把木头并拢成筏。把齐长晒干的木头，五六根并成一排，筏面筏底都横一根粗壮木棍，用竹钉和竹篾固定，等于上下相夹，一筏前后各夹一道横杠，再在横杠的两端各竖放一根木头，固定木筏两旁作为船帮。一个木筏做成，便推下水去，以竹缆暂且拢住。木筏依次编好，都放入水中，以粗竹缆把各木筏连接成长龙似的队列，当头的为掌舵筏。掌舵人必须是个精壮汉子，力气大，脑子活，眼睛亮，胆大又心细，并且在风浪里闯荡过的筏工，才能驾驭长风破浪之筏。出行前，他会将一根翘头杉木，劈平两边，做成一块扁形浆板，再以一根小碗粗的杉木拴接浆板，续成足够的长度，因为浆板要伸出筏首之外，用以摇波拨浪。筏头用两个木墩夹住浆板，掌舵人只管叉开双腿，站稳筏中，双手把握舵把，犹如把住方向盘，左一摆右一拨，确定筏头航向。后面每筏留人撑篙，与舵手配合，众人一齐发力，顺长流，过险滩，劈大浪，拐弯抹角，木筏如一乘听话的龙舟，顺溜溜溜溜浪飞波。筏工只见两岸青山往后退去，迎来自家人家，但还没看清眉目，又已远去。河风拂拂，浪里

飞舟，鱼腥味扑鼻，撑筏人如虎添翼，无不意气风发、豪情满怀，扯开嗓门吼起了歌谣。

先前的放筏人，在风里浪里讨生活，而今在风景区放筏，却是开心的营生。一路说笑，一路唱山歌，与游客同愉悦。每一只翘翘的排头，人们以为生来就是这般模样，实际上每根毛竹是经过烘烤加工成弯头的。匠人将匀溜儿的毛竹砍下来，齐头锯尾，近竹梢部分挨着半圆石头，边烘烤边压弯，然后固定在模具上。过些时日，毛竹就变成了弯头的，依毛竹前中后两侧，分别钻开小孔，然后打进木栓，将五六根毛竹连成一体，就构成完整的竹排，又叫竹筏，弯翘的筏头有利于破浪前行。这种以火烘烤毛竹之法，与南方各地用竹子弯成竹椅、竹床、竹耙的道理一样，都是把刚砍下的竹子，用火烘烤，使其弯曲，做成许多竹具，供人使用。

如今，每当我看到溪流和竹排，就生出一种亲切感，如见老朋友，因为在小时候，常在溪边和竹排打交道。我曾旅游武夷山九曲溪，众人稳坐竹筏漂流，至今难忘。这富有诗意的漂流，常常入梦。那竹筏上安有三五排座位，一筏一个撑篙人，只见他把竹篙轻轻一点一撑一放，就把我们送到溪流中的云里雾里。他不时地与我们说笑话，哼山歌，逗大家乐。途经急流险滩处，眼看翘翘的排头，要朝陡壁冲去，我们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，只见他一篙轻轻点击壁脚石窝，排头便掉头而下，撑筏人一脸从容，看不出半点紧张的样子。他也算是风浪中的弄潮儿，对于溪流上的颠簸起落、转山过滩，早已驾轻就熟。无怪乎险滩巨壁崖脚，有许多酒盅大小的石窝儿，原来这些石窝儿是年长日久被撑筏人千篙万点出来的。这明山秀水间的石窝儿，就像光鲜靓丽少女腮边的小酒窝儿，满溪笑语盈盈，犁波戏浪，全部进入画中的世界。